



《新华日报》的这篇通讯 让丁香的故事开始流传

丁香的事迹最早公布在《新华日报》上

2021年7月24日，江苏文艺创作题材库正式上线当天，省委宣传部和省文旅厅重点发布了10个重大题材。“雨花英烈丁香”的故事成为江苏省第一批10个文艺创作重大题材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雨花英烈题材。

鲜为人知的是，丁香烈士的事迹，实际上是在南京解放仅仅两个多月后的1949年7月初，通过《新华日报》公布出来的。而雨花台烈士陵园建陵之后，也正是通过《新华日报》的记载，人们最早了解了丁香烈士牺牲的细节。

□ 胡卓然



丁香烈士

各类有关丁香的红色文艺创作的主要情节依据，是丁香的革命战友、丈夫乐于泓对妻子的回忆。笔者整理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馆藏烈士档案卷宗之后确认，乐于泓回忆内容首次被转化为公开文本，也就是雨花英烈丁香的事迹最早公开的文本，其实发表在1949年7月3日《新华日报》第四版副刊上。这篇文本包括三个核心部分：第一部分是丁香和乐于泓年少时在校相识，携手接受进步思想时的相知，在革命征途上成婚相伴的温情细节；第二部分是怀着身孕的丁香不幸被捕，为了革命事业不惜放弃个人爱情和幸福，在狱中坚贞不屈，最后血洒雨花台的悲壮事

迹；第三部分是丁香的丈夫乐于泓在雨花台缅怀和祭奠妻子，带着妻子的遗志不懈奋斗的感人经历。1932年12月丁香牺牲于雨花台，在此后的16年革命生涯中，乐于泓几次对身边的战友们说起过妻子牺牲的事迹。但是，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他没有条件把前述的三段细节完整地叙述、记录和发表出来。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之际，乐于泓的职务是人民解放军第18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在渡江战役中，第18军主力部队在安徽的安庆一带横渡长江后，又经过皖南山区转入浙江追歼残敌，没有参

加解放和接管南京的任务。但是，该军随营学校的4500余位官兵和学员被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抽调参加接管南京的工作。乐于泓也从部队暂时来到南京市的工作岗位上，参加了南京市总工会的筹建工作。来南京工作一个多月后的一个周日下午，乐于泓前往雨花台祭扫妻子丁香。1949年7月3日，当时作为南京市委机关报的《新华日报》，在第四版副刊上刊登出了署名为“履冰”的纪实文学作品《永恒的记忆》，以乐于泓的这次祭扫为背景，翔实记述了丁香烈士的事迹。这是南京解放后最早通过党报公布的雨花英烈事迹之一。

《永恒的记忆》一文写了什么

《永恒的记忆》并不是一篇传统意义上的新闻通讯，而是较为典型的以文学笔触来展现现实内容的作品。这篇文章以“阿乐同志”（革命战友对乐于泓的亲切称呼）在几个小时里的所见、所思、所感为叙述的主要视角，详细记录了乐于泓前往雨花台凭吊妻子丁香的经历和对种种过往的回忆。作者“履冰”的生动描写，完全隐藏在乐于泓个人记忆和见闻的背后。这种独特的文学创作形式，让这篇作品近乎成为艺术化视野之中乐于泓第一人称的口述。

《永恒的记忆》在一开头写到了“阿乐同志”从部队到南京工作后刻苦奋斗的精神动力——丁香同志是在这里牺牲的，“我只有加倍努力工作，才对得起丁香同志，才对得起她和无数先烈的死。”随后，写到一个周日的下午，“我到南京

来已经一个多月了，可是还没有到雨花台看看丁香的坟去。”作者成功地使用倒叙手法，写到坐在公共汽车上的乐于泓，“记忆带着芒刺，酸痛地从心头一次又一次地碾过”，而把乐于泓记忆之中有关丁香的往事完整叙述出来。

而今被读者和观众熟知的丁香烈士的生平经历，包括从小被遗弃后被牧师抚养长大，在读书时和乐于泓相识结缘，在革命事业里并肩战斗等细节，都在这篇作品之中第一次得到披露。在文章之中不仅记述了这对恋人“白天分头出去工作，晚上在一盏电灯下研读马列主义的书籍”的生活，也记录了丁香在畅饮庆功酒时，对乐于泓说过的一句交织着革命豪情和恋人深情的话语：“我看到我爱人的工作超过我估计的时候，心里是最愉快的。”

更为重要的是，作品以乐于泓的回忆，记述了这样壮烈的细节——敌人“用尽了残酷的刑罚”，丁香仍是坚贞不屈。在雨花台刑场上，面对敌人劝降时，怀有三个月身孕的丁香以斩钉截铁的痛斥，表达了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我一辈子没受过卑劣的怜惜，我更不要阶级敌人的同情；这对我是莫大的耻辱啊！”丁香烈士牺牲时这种大无畏的表现，最初就是通过《新华日报》的记录而被公开发布和流传下来的。

文章最后，乐于泓历经16年后再次来到雨花台时，已无从辨认了香烈士的墓地了。他在夕阳下，含泪向着雨花台倾诉衷肠：“丁香同志，安息吧！你们的血没有白流，南京将建设成一个使你们满意的都市；活着的同志们，是知道怎样努力的！”

《新华日报》追溯丁香事迹的意义

《永恒的记忆》的作者“履冰”，是当时《新华日报》副刊编辑组负责人李友欣。他原是豫皖苏解放区《雪枫报》的编辑，南京解放前夕奉命调来参加《新华日报》在南京的办报工作。“履冰”是李友欣最为喜欢的笔名之一。晚年时他给自己编纂的文选还取书名为《履冰文存》。

从《永恒的记忆》表达形式来看，李友欣显然曾经详细采访过乐于泓，并且忠实而带有感情地将乐于泓回忆里最为震撼人心的细节写入文章之中。在这篇2600多字的纪实文学作品里，李友欣以“阿乐同志”决定前往雨花台祭扫，在公共汽车上的回忆、在雨花台的见闻感想为文章框架三大环节，为后人留下了属于雨花英烈丁香的一份“永恒的记忆”。这篇作品发表后没

多久，作者李友欣便离开南京，随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但他及时的采访、独具匠心的撰写，为雨花台留下了一份有关丁香烈士红色记忆的最初线索。

1949年12月12日，南京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作出了建设雨花台烈士陵园的决议。1950年1月24日，南京市兴建人民革命烈士陵园筹备委员会成立，开始“搜集人民革命在宁牺牲的烈士材料”。在《永恒的记忆》发表整整一年后的1950年7月3日，《新华日报》发表的《记雨花台》一文中，又完整转述了《永恒的记忆》记载的丁香牺牲时的英勇事迹。而雨花台建陵后关于丁香烈士的最早《烈士史料登记表》里，对烈士牺牲的情况就是节录了《新华日报》的这

些文字记载。李友欣在南京解放后对乐于泓的采访和记录，成为雨花台最早掌握的丁香烈士牺牲经过资料。

雨花台随后来自《新华日报》的记载作为重要依据，多年来寻找乐于泓。最后，促成了乐于泓再给陵园写信和再次实地采访，从而还原了更多历史细节，进而成为江苏红色文艺作品里一份珍贵素材。当丁香的故事在红色文艺的土壤里结出硕果的时候，人们不能忘记，是《新华日报》1949年7月3日发表的这篇《永恒的记忆》，为烈士牺牲事迹细节留下了最早的“存史”文本。

（省社科基金省市协作项目“雨花英烈档案整理与档案全文数据库建设研究”阶段性成果）

从“三张面孔”看南京



营盘山遗址陶塑人面像

□ 本报记者 王宏伟

2021年12月31日晚和2022年元旦当天，溧水无想书院举办跨年文化讲堂，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六朝博物馆馆长、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胡阿祥以《智者南京的三张“面孔”》为题，从5000年前的陶塑人面像、六朝鬼脸城以及酷似朱元璋面孔的明朝皇城垣为开头，以风趣幽默的语言和严谨扎实的学术研究成果，讲述南京南北交融、温和包容的城市性格，以及南京人憨厚洒脱的“大萝卜”性格。

胡阿祥教授首先展示的是南京市浦口区营盘山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的陶塑人面像，月牙似的眼睛，宽平的前额，高挺宽大的鼻子，隆起的颧骨，外扬的下颌，一对招风耳，张开的嘴巴似乎在诉说着什么，这很可能是5000年前的祭司形象，也被戏称为“南京先祖”，让人感觉憨厚可爱。这种憨厚和实在的个性被南京人自嘲为“南京大萝卜”，戏谑中包含着南京人的淳朴包容，“南京城市名片·称谓名片”中把南京归纳为“博爱之都”，这正是南京城市精神的象征。

南京人为什么有“大萝卜”性格？胡阿祥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历史上人口迁徙流动塑造了南京人的性格，从东吴时期的人口来源多元化，到东晋永嘉南渡、唐代安史之乱、宋代靖康之乱、明初江淮征北等带来了人员的大流动，使南京成为一片文化交流与融合之地。

南北融合、五方杂处给南京和南京人带来的影响无处不在，比如语言从吴侬软语变成了江淮官话，饮食既有传统的饭稻羹鱼也有大碗皮肚面，城市文化则兼容并包，南京人的性情既豪爽内秀又粗犷大气，常说的口头禅是“多大事啊”，这句话背后是可爱的洒脱，可爱的包容，可亲的温和，不知不觉中塑造了南京优良的人居环境与博大的发展空间。胡阿祥说：“天南海北的人，都能在不南不北的南京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也都能很快融入有雅有俗的南京社会。”

第二张面孔来自六朝鬼脸城，红色砂砾岩上的“鬼脸”投映在秦淮河上形成“鬼脸照镜子”的景观，它代表了南京的历史沧桑。南京是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历史的变迁给南京留下深深的印记，隋灭陈后，史上留下四个字：“平荡耕垦”，六朝繁华就此随风飘散。到了唐朝，人们看到曾经的六朝古都、中国南方最大的城市已一片破败，不由产生兴废沧桑的感叹，“金陵怀古”成为中国诗词中一个重要类别，并成为怀古题材的巅峰。今天人们熟悉的诗词中就有大量以“金陵怀古”命名的，例如“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值得一提的是，刘禹锡写《石头城》《乌衣巷》时，还没有来过南京，这说明什么呢？胡阿祥说：“这说明沧桑寂寞的意象已经成为唐朝人对南京的共识。”李白写下“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杜牧写下“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韦庄写下“江南江北草萋萋，六朝如梦鸟空啼”，李煜写下“四十年来家国情，千里山河”，孔尚任著名的《桃花扇》中，最后一支曲子就叫《哀江南》……直到1934年，朱自清在《南京》里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些时代侵蚀的遗迹。你可以摩挲，可以凭吊，可以悠然遐想。想到六朝的兴废，王谢的风流，秦淮的艳迹。”

那么，南京曾经的沧桑从何而来？胡教授解释说，南京地势“钟阜龙蟠，石城虎踞”，被认为有“金陵王气”。然而成也地势，败也地势，在历史上国家动荡战乱时，南京往往成为割据称雄之地、文化火种保存之地，而在国家统一之后，为了防止成为残余反对势力的集聚力，南京的地位往往被有意压制。南京繁华和衰落的对比太过强烈，南京历史的大不幸成就了南京文学的大幸，在六朝都城的废墟上成长出传之不朽的金陵怀古文学，它们成为南京这座世界文学之都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张脸则是形状酷似朱元璋脸形的南京都城城墙，这是一张神秘的脸。明代南京有四重城墙，如今是现存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古代城墙，然而它的形状却一直是一个谜。按照礼制，中国都城应该是坐北朝南、方方正正的，皇宫应该居中或在中轴线上，而南京城却是不规则的，皇宫也偏处于城东南。

南京城墙为什么这么特殊？胡阿祥介绍了曾在南京明城墙史博物馆工作的杨国庆先生的观点，即按照古人上应天象的追求，南京城墙依山势随形建成北斗、北斗聚星形。从城东北的狮子山到城南聚宝门拉一条直线，把南京城分成两半，那么仪凤门、定淮门、清凉门、石城门、三山门、聚宝门正好形成北斗七星形状，钟阜门、金川门、神策门、太平门、朝阳门、正阳门、通济门如同北斗七星，这是古人天人合一、象天法地思想的体现。

在胡阿祥看来，中国从古到今有200多座都城，就城市形貌的完整典型、城市记忆的深刻警示、城市气质的庄重大气、城市格局的天地合一论，南京最有资格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这座古城兴衰起伏，坚韧光荣，引人思考，值得我们阅读、脚踏、心读。

□ 本报记者 于锋

《三国志》记载过的江南小城

这座“六朝古县城”正逐步揭开面纱



▲溧阳古县遗址上发现的礼制建筑遗存 ▲出土的六朝古砖

境内的胥河、宜溧河、中河、溧戴河等河流的前世，都可以追溯到这条“古中江”。正是因为高淳、溧水、溧阳三地密不可分的历史和地理“血缘”，一件极其珍贵的碑刻文物和这三座小城都产生了联系，这就是东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所刻的“校官碑”。文物专家吴大林介绍了“校官碑”的源流——此碑是为纪念东汉溧阳长（相当于县长）潘恢而立，当时的溧阳县城所在地是今天的高淳固城。此碑在湮没千年后，被溧水县尉喻仲远再次发现的地点就是固城湖畔，时间是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年）。喻仲远将珍贵的“校官碑”搬运到溧水县城保存，一直到800多年后的1957年，该碑正式运至南京博物院。吴大林说，“校官

碑”是目前江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石碑，它的字字碑文，辗转收藏的历史，印证了溧阳、高淳、溧水三地丰厚的历史和绵延不绝的文脉。目前，正在溧阳发掘的溧阳古县遗址，是江苏考古界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因为此处是全国首度发现的三国至南朝时期相对完整的县城遗址。南京博物院副研究员高伟以《溧阳古县遗址的发掘与初步认识》为题，介绍了溧阳古县遗址的发掘情况。所谓“溧阳古县”，是指六朝时期溧阳县城所在地，先后称“永平县”、“永世县”。值得一提的是，“永平县”在《三国志》有明确记载。这一遗址所在地是溧阳市天目湖镇古县村，流传至今的“古县”二字正是给考古学者提供线索的历史密码。

从2020年8月起，南博考古人员对于江苏省内罕见的“六朝县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现已基本确认了古县城址的四至范围，揭露了城址内外的礼制性建筑、院落式建筑、道路、水井等重要遗迹，出土了大量陶器、瓷器、砖瓦建筑构件等生产、生活遗物。虽然发掘工作尚未结束，但从已经发现的文化遗存可粗略窥见古县遗址的兴盛过程。

高伟说，这座六朝“古县”的社会发展水平已达到较高水平，特别是在东晋南朝时期，城外的礼制建筑和院落建筑规模庞大，匠心营建，代表了古县城最繁荣的发展阶段，这也为了解六朝时江苏境内“县治”这一级的城市格局，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